

苏曼殊写过论《金瓶梅》的文章吗？

郭 长 海

《天津师大学报》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刊登了姜东赋同志《论苏曼殊》一文，其中两次提到苏曼殊论述《金瓶梅》的文章。引文均出自清末杂志《新小说》中。该杂志为梁启超创办，是专门性的小说杂志，一九〇二年发刊于日本横滨。一九〇三年特辟《小说丛话》专栏，刊载有关小说研究的理论文章，其中署名曼殊的文章共刊登了三次：第八期，有四则；第十一期，只一则；第十三期，有三则，总共八则。署名只曼殊二字，都在文后，加有括号，姜同志所引论述《金瓶梅》的两节，即分别见于第八期之第三则与第十三期之第二则。但是，这个曼殊就是苏曼殊吗？翻检解放前出版的各种苏曼殊全集，都未见收有这八则文章。解放后出版的《中国近代文论选》收有苏曼殊的文章，但象这样有突出见解的文章竟然也没有收到苏曼殊名下。那末，是不是尚未为人所知的苏曼殊佚文呢？倘是，则应作一些必要的考证。可是姜东赋的《论苏曼殊》一文以及笔者所见到的持这一观点的其它文章，如蔡景康的《〈小说丛话〉杂评》（《厦门大学学报》一九八〇年第四期）、黄沫介绍《新小说》的文章（《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》第一辑，第221—223页），都未对此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。朱星先生的《金瓶梅考证》第七章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有人说，不读《金瓶梅》就不知道《红楼梦》是怎样写出来的。因此，《红楼梦》是受《金瓶梅》的影响，毫无可疑。最早持此说的是苏曼殊居士，他说：‘论者谓《红楼梦》

全脱胎于《金瓶梅》，乃《金瓶梅》之倒影’云，当是的论。（据阿英：《〈小说闲谈〉·〈金瓶梅〉辨》）”据此，我查阅了阿英《小说闲谈》中《小说零话》一文，有《〈金瓶梅〉辨》一节，但文中被《金瓶梅考证》引用的那段话，只提到作者曼殊，根本没有涉及曼殊即苏曼殊的问题。为慎重起见，我又查了《小说闲谈》的原刊本（一九三六年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印行）。在同一篇文章中，阿英引述了曼殊论《金瓶梅》的文章之后说：“此曼殊亦是饮冰之友，据我想当不是后来之燕子山僧苏玄瑛也。”事实看来正与朱星先生说的相反，阿英不仅没有说过曼殊就是苏曼殊，而且作出推断，认为此曼殊当不是苏曼殊。

我认为阿英的看法是有道理的。要弄清这个问题，还得从这八则文章的来源谈起，这就涉及了《小说丛话》的产生经过。关于《小说丛话》的写作缘起，兹录梁启超作的小引如下：

余今春航海时，篋中携《桃花扇》一部，借以消遣。偶有所触，缀笔记十余条……一昨平子、蛻庵、璠斋、慧庵、均历、曼殊集余所。出示之，余曰：是小说丛话也，亦中国前此未有之作。盖多为数十条，成一帙焉？谈次，因相与纵论小说，各述其所心得之微言大义，无一不足解颐者。余曰：各笔之，便一帙。众曰：善。遂命纸笔，一夕而得百数十条，异《新小说》社次第刊之。此后有所发明，赍续当未已也。……

癸卯初腊 饮冰识①

这里，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：

第一，在梁启超寓所里的这次谈话会发生于一九〇四年一月（农历十二月）他从欧美游历归来以后，而上年（一九〇三年）十月（农历九月），苏曼殊已从日本返国，初在上海，旋往苏州，在吴中公学任教^②。曼殊与苏曼殊，一在东瀛，一在吴中，同一时间，相处两地，可见参加这次谈话会的曼殊，并非苏曼殊。

第二，参加这次谈话会的共有七人，梁氏以外的六人中，平子即狄葆贤（楚卿），蛻庵即麦孟华，璩斋即麦仲华，慧庵似为雪庵之误，当即徐勤，均历未详。这几人中，麦氏兄弟，徐勤，都为康门弟子，万木草堂中的佼佼者，又都是《请议报》的健将，这时，正在为《新小说》杂志撰稿。后来，都成为《新民丛报》的主要班底。七人之间，关系极为密切，他们在政治上，都从属于保皇一派的人物。

问题是其中的曼殊，若果为苏曼殊，便与此大不相侔。苏曼殊一九〇二年在日本加入青年会，一九〇三年入日本东京成城军事学校，同时加入拒俄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，不久退学归国。归国后，他在《国民日报》发表了《呜呼广东人》等文章，对“广东人”的卖国行为痛加抨击，这里边不能说没有康、梁诸人的影子。其后，出于对保皇党的憎恨，他还曾想用枪击杀康有为，后被同伴所阻。他的行止，是属于革命一派的^③。阵营相对，门户分明，壁垒森严，势难两立，他怎么可能去到横滨梁启超的寓所里和保皇党人一起俯仰随和，高谈阔论呢？

第三，苏玄瑛用曼殊为法号，始于一九〇四年春^④。此前，并无此名，而且这法号，也从不用来写文章，只是后人尊称之为曼殊上人、曼殊和尚、曼殊大师。一九〇三年用曼殊为笔名写文章的人，肯定不是苏曼殊。

因此，《新小说》上那个署名曼殊的人，应是和梁启超关系甚为密切的人。

查《新小说》上尚有署名曼殊室主人者，其文章有二：一曰《俄皇宫中之人鬼》，载第一年第二号；一曰《班定远平西域》，载第二年第七、八、九号，共三期。这个署名曼殊室主人和署名曼殊颇相近，或即其人。

查《文史》第四辑，刊有《戊戌变法前后报刊作者字号笔名录》^⑤一文，在梁启超名下有“曼殊室主人”一名号，注云：“曼殊室主人，原为梁启勋笔名，梁启超撰《班定远平西域》等文章时亦曾署用。”又查梁启勋名下亦署有“曼殊室主人”一名号。问题至此，豁然开朗，原来，在《新小说》上署名“曼殊”的文章，均出自梁启超之弟梁启勋之手。

为了证实此说无误，我又查阅了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一书，其中多次引用《曼殊室戊辰札记》一书，记载梁氏家族轶事甚详，该书为梁启勋所作，书中常常自称为曼殊。可见世所传曼殊其人，应即梁启勋无疑。

二十——三十年代，国内研究、刊印苏氏文章之风大行，苏曼殊之名颇盛于世，梁启勋的曼殊之名，竟为苏氏所掩。久之，更湮没无闻，以致一提到曼殊，往往以为就是苏曼殊，把署名曼殊的文章，常常归在苏曼殊名下，现在应当予以澄清。

注：

① 见《新小说》第七号，一九〇三年九月。

②③ 见文公直编《曼殊大师全集·年谱》，一九三五年，教育书店。

④ 文公直编《曼殊大师全集·年谱》一九〇四年条，春初二月（夏历正月）不堪为僧之苦，乃乘师外出募化时，携取已故师兄超凡之度牒，径行。至香港，依度牒而自称“新会盘龙寺僧人博经”，并自命沙门法号曰“曼殊和尚”。

⑤ 收入《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·概论卷》。